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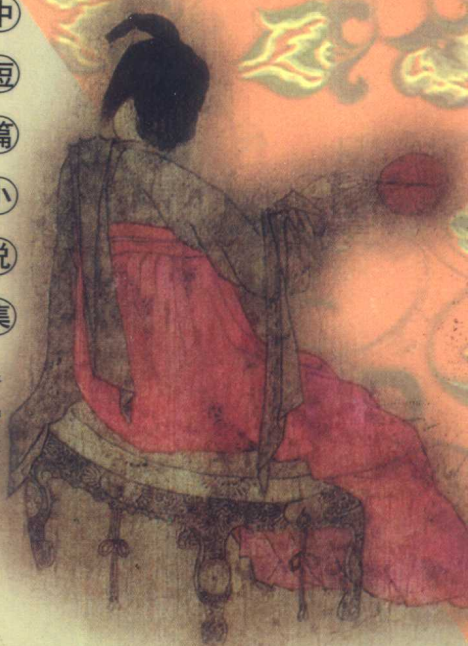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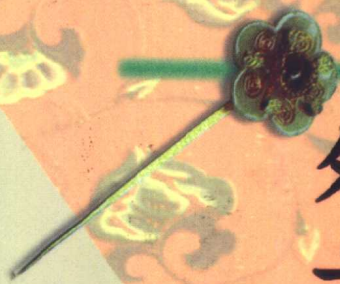
张曼娟作品系列

张曼娟
著

鸳鸯 纹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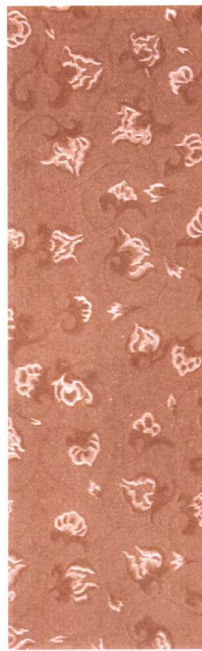
中
短
篇
小
说
集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

鸳鸯纹身

● 张曼娟 /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鸳鸯纹身/张曼娟著. —沈阳: 春风文艺出版社,
1998. 10

(张曼娟作品系列)

ISBN 7-5313-1938-1

I. 鸳… II. 张… III. 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8) 第 23435 号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邮政编码 110001)

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: 850×1168 1/32 字数: 168 千字 印张: $8\frac{1}{2}$ 插页: 5

印数: 1—30 400 册

1998 年 10 月第 1 版 199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陈马林

责任校对: 王绍斌

封面设计: 耿志远

版式设计: 耿志远

ISBN 7-5313-1938-1/I · 1682 定价: 14.60 元



張曼娟

悬赏，鸳鸯蝴蝶

●大陆版自序●

人的一生，应该有一次的鸳鸯蝴蝶。

我一直以为自己的鸳鸯蝴蝶，已经祭祀了十八岁那年的雨季。那年春雨特别多，校园里的绿草积了一窪一窪的水潭，我从水上走过，看着自己摇摇坠裂的倒影，一遍遍地问自己：爱一个人为什么那么艰难？为什么要有那么多折磨？那么多眼泪？如果爱有这么深重的痛楚，可不可以不爱？

从那以后，我变成一个有礼貌而节制的人。

总是有礼貌的微笑，有礼貌的倾听，有礼貌的赞叹，有礼貌的予人温暖，有礼貌的婉转拒绝。不，绝不会逾矩，不会有不适当的言行举止。

我是如此谨慎而节制地，选择了不爱。

年复一年，有时会突然停下来，思索并且怔忡：做一只不能成双的鸳鸯，没有恋情的蝴蝶，算不算是一种残缺？

于是，我回头去寻找，用一种悬赏之心，走过汉、唐、宋、明、清，聆听那些铿锵的诺言，注视那些热烈的实践，完成了《典丽篇》的再创作。体会着他们的震颤与沉静，狂野和孤寂，我知道，中国人有我们自己的，绝对而纯粹的爱恋。

然而，到了二十世纪末，人们臣服于现实的粗糙，对于变化莫测的世事甘心缚手，以鄙薄的心，拆散鸳鸯，卸下彩蝶翅膀。却已分不清，是不相信爱情；或是不相信自己？在《挚真篇》的书写中，我明白了表达与坚持的必要。

鸳鸯蝴蝶，是一种生命情态，是一种升华的契机。人们因为不相信浪漫与爱情，被流放于心灵的荒原。我依然相信，并且悬赏寻找。或者你也在找，或者你已找到。

人的一生真的该有一次的，鸳鸯蝴蝶。

一九九八年八月 台北盆地

●目 录

悬赏，鸳鸯蝴蝶	1
---------	---

典丽篇

芙蓉歌	3
灯的传奇	17
一瓢饮	29
燕燕于飞	43
幽禁的情人	71
唐姝之发	83
发似流泉，衣如蝴蝶	93
西湖曲	111
鸳鸯纹身	129

挚真篇

迷藏	151
终站	181
今年木棉不开花	195
守月	223
女儿的嫁妆	233

典
麗
篇

芙蓉歌



芙蓉歌

涉江采芙蓉，兰泽多芳草。
采之欲遗谁？所思在远道。
还顾望旧乡，长路漫浩浩。
同心而离居，忧伤以终老。

采 芙 蓉

是否曾在黎明时分，晓雾迷离中，聆听芙蓉的合吟之歌？

初初开启的花瓣，布满绛红血脉，清扬地，似悲似喜，咏唱着对水乡最深刻的眷恋。缓缓滚动的露珠，晶莹如泪。

柳生甫卸下参军之职，宿醉醒来，大唐长安城也悠悠转醒，自晨光中。

曲江，及第进士欢筵的荣耀之地，杳无人迹，只芙蓉园回荡着若有若无的歌。

他勒马而止，静对江上的水生花，它有不同的名字：莲、荷、芙蓉、芙蕖，却是同样清丽绝美的容颜。

恋恋不忍离去，馥郁沁人，舒散禁闭已久的感觉，拥抱一池软玉温香。

许久，雾已散尽，骄阳将芙蓉照射成透明体。笑声飘来，柳生怔了怔，芙蓉知解人意，且能笑语？

他睁开眼，江畔柳荫下，停着一辆金碧雕饰的马车，车夫立在水中，梳发的少女，停车而立，窗中伸出一截皓腕，手指纤纤如玉，指向江中绽放最好的芙蓉花。

车夫年纪大了，挣扎前行，不能顺随心意。柳生策马入水，探身，直取那株婷婷，莲瓣如焰，莲心似金。

他回转，先看见少女清俊娇俏的眉目，尔后，珠帘褰动，车窗里有一朵芙蓉的面容。

多 芳 草

崔芙蓉替母亲祈福，天未亮便赶赴慈恩寺，虔诚地敬上第一炷香。

母亲是她在世上最亲的人，她在佛前祈求，少病殃，多安康。

返家时，央请老车夫绕到曲江，看一看十里荷花的盛景。年轻时的母亲，常和夫婿同游芙蓉园，贪爱赏花，竟至不食不寝。人面花光交相映，父亲贪爱那因花醉而酡红的面颊，他们整个夏季都在这里流连。第二个夏季，因芙蓉诞生，误了花期。第三个夏季，父亲病逝，辜负了一池莲荷。

尔后，曲江的春风秋月，与母亲再无干涉。

母亲仍爱花，院中总养一缸荷，就在窗外，缠绵病榻的母亲，坐起可见到荷的风姿，躺着可嗅闻荷的气息。

然而，究竟不是曲江的荷花。

倘若采摘一株给母亲，是不是可以安慰她长久的悲伤？

为着类似偷窃行为的刺激，她们兴高采烈，指挥老车夫，脱除鞋袜，卷起裤脚，往水中行去。

那骑骏马的男子倏忽而至，不避泥沼，涉水而来，众多莲荷，如一方大千世界，而他独攀折了她的那株芙蓉。擎着芙蓉花，向她走过来。

他走过来了，细长而温柔的眼睛。

他走过来了，饱含着笑意的嘴唇。

他一直走过来，那样的步伐，如一枚铃刻，呼唤着遥遥的记忆，而她，用心灵深深地颤动回应。

他把花递给她，她几乎就要伸手去接，却突然双颊绯红，低垂眼眸，吩咐使女：

“轻红！多谢公子。”

返回永崇里，在自家门前下车，蓦然见到，男子跨在马上，神态从容自在，注视着她，微微俯首。

夏季即将结束，芙蓉梳发，轻红捧镜。芙蓉仔细梳理一绺发丝，她问：

“今日，他又来了吗？”

“他日日都来。”

“又送你礼物？你依然不受？”

“我不受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我不为他，我只为你。不能受他的礼物。”

“轻红！”芙蓉看着她的眼睛，自幼一起成长，总觉得彼此有一部分是重叠的：“你是我的知心人。”

“他想求亲。”轻红放下铜镜，收拾妆奁，停了停，又

说：

“问你是否许了人家？”

“我不嫁王家表哥，我要退婚。”

“王公子的亲事早订下的，你也知道，他是好人。”

“但我现在才知道，不能嫁他，就是不能。轻红！若嫁他，我不能活。”

欲 遣 谁

崔夫人扶轻红起身，靠坐在床上，她问：

“芙蓉叫你来的？”

“是我自己，姑娘不敢惊扰夫人。”

“轻红！你为什么？”

为什么？为她是我们的最爱，为不忍她受丝毫苦楚，为我们对世人的温情牵系，都在她的身上，也为了那一句“知心人”。但，这怎么说得清？

轻红于是说起曲江的邂逅，说起二月余日日痴候在府外的柳生。

夫人一直知道自己娇养着一株芙蓉，如今，却不知应该花落谁家？她恐怕好花凋落，她要的是能落地生根。

与王家是有承诺的，又是显贵了的亲人，王郎对芙蓉向来有心，退婚料是不能。

柳生却是女儿的情事，相遇在曲江呵，漫天莲荷里，曾有自己年轻的深情眷恋。三年的钟爱缱绻，抵偿半生冷清寂寞，可以了无遗憾。

沉痾难愈，她知道芙蓉这最珍贵的娇痴宝爱，终要在

闭目以前交托。

她究竟该给她怎样的人生？

初秋，柳生像平日来到崔府，却见到轻红伫立门畔。他翻身下马，惊而且惧：

“她怎么样？”

轻红笑了。

他从没见她笑过，一抹轻浅的红妆，她的笑靥明亮耀人，他有些恍惚。

“我家夫人要见你。”轻红领他进门，在花厅外，她突然转身说：

“姑娘名叫芙蓉，她说——你是水。”

温热酸楚的情绪剧烈翻涌，他有一刻视线模糊。

在 远 道

王家厅堂上，崔夫人声泪俱下，请王老爷作主，说是王家儿郎不依礼法，欺凌孤儿寡母，抢去了芙蓉，匿在他处。

她哭得那样悲切哀戚，王家上下信以为真，王老爷又是火爆脾气，无论儿郎如何申辩，狠狠下手，鞭笞得皮开肉绽，昏厥过去才罢休。

便是离了王家，崔夫人仍哭得肝肠寸断。芙蓉已遵母命，与柳生完婚，远远避居在金城。尽管仍在长安城，却相思不能相见。为防王家追讨，又想出诿过的计谋，她知道这是不义，但，母亲要保护儿女，任何事都做得出来。只是，她清楚地知道，今生想再见芙蓉，怕是不能够

了。

王家渐觉蹊跷，日夜派人在崔府邇达，以为总能寻得蛛丝马迹。崔夫人与金城里于是绝断了消息。

柳生有时派小厮往永崇里，只在府外张望，不敢久留，更不敢探问。

那一日，小厮张皇来报，说是崔府挂起白幡。

素车孝服，芙蓉夫妇连夜赶回永崇里，匍匐灵前。

灵堂布置得庄严端肃，两边灯火，照如白昼，所有的一切都无法遁形，执礼如孝婿的是王郎，而芙蓉哭晕在私奔情人怀里。

跪在地上焚烧金箔的王郎，慢慢站起身子，火焰在他瞳中跳动。

王家告官裁决，柳生坚称崔夫人收受聘礼，将芙蓉许配。芙蓉、轻红的供词也是如此。关键人物已然亡故，死无对证。官府不能定罪，柳生开释；但芙蓉许配王家在先，判归王家。王家门第高华，想来不会迎娶这样一位媳妇，王郎却说：

“我要娶她。她是我的妻子，没有人能改变。”

望 旧 乡

洞房之夜，烛火高烧，轻红始终没有离开。

王郎只是静静地褪下衣衫，裸露肌肤上纵横错综的鞭痕。

“为你受鞭笞，我不怨。”他看着妻子，低哑地说：

“可是，芙蓉，你不要鞭笞我。”

当他离去，芙蓉心慌地拉住轻红：“我该如何是好？”

三天后，轻红迁居别室。

王郎待芙蓉极力温存，绝口不提往事，只是谨密严防，不准芙蓉主仆擅自出府。他被一种恐惧啃噬着，日夜难安。

尤其是莲荷绽放的夏季，王郎将院中花圃，全挖成水池，栽遍芙蓉。那唤芙蓉的女子，向他道谢。她总是客气得几近生疏，而他是她的丈夫呵，他要的不是相敬如宾；是一些亲昵，一睦温热。他真的不知道她心里在想什么，她有什么样的感觉？

可是，她的态度一径和顺温驯，除了偶尔怔忡出神，没有任何异样。王郎冷眼观察，三年过去了，她仿佛就打算这样过一辈子了。他的心逐渐安定。

那一日，崔夫人祭辰，轻红代芙蓉上坟，返家后直奔芙蓉房，关上门，犹微喘不止。

芙蓉正刺绣百鸟朝凤，已完成了九十只鸟雀，她必须找到一些事，可以打发漫长的一辈子。

“我遇见他了。”

绣针油滑，芙蓉的手汗潮，抽不出，她抬起惶苦伤痛的眼睛，睁睁地望着轻红。

“他一直住在金城。清明时悄悄看这位陪你上坟，他说，看起来，这位待你也是一往情深……”

“他另有婚配了？”芙蓉的声音紧缩。

“没有。”

“他为什么，不离开京城？”她的声音松弛，涵纳柔